

Damqra Cohdieg Vahcuengh Vujmingz Liengjgyangh

武鸣两江壮语地名初探

□ 韦孟伶

摘要：地名不是地理实体本身，也不是与地理实体毫无关系的虚构，而是当地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代号。武鸣两江镇的壮语地名是以当地壮族人的思维方式命名，体现了壮族文化内涵的地名。对武鸣两江地区的壮语地名的研究，有民族学、人类学、农业史、语言学诸多方面的意义。文章以武鸣两江地区的壮语地名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探析其分类、文化内涵以及命名特点。

关键词：两江；壮语地名；命名方式

地名不是地理实体本身，也不是与地理实体毫无关系的虚构，而是当地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代号。壮族地名，是壮族人民借以识别和称谓居住地的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壮语使得壮族地名自具特点。

广西武鸣两江镇在武鸣的东北部，在风景秀丽的大明山的环抱中，壮族人口比重达到95.6%，两江镇境内的地名是以当地壮族人的思维方式命名，体现了壮族文化内涵的地名。其不仅反映了两江镇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地域性，还有不容忽视的阶段性、民族性等。还承载着壮族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反映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手工制作技术，体现壮族悠久的稻作文化。

两江镇的壮语地名数目虽然比较多，它们被命名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有的因为象其形，有的标志位置，有的因某物起名记，有的为了纪念某事，或者有的对某地寄以纪念、希冀。如果将两江镇的壮语地名分类别，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地名和人文景观地名两大类。

一、以自然景观命名地名

以自然景观命名的地名，它的命名是根据地理实体的地形特征、地貌情形、地理方位和物种状况等来命名的。

(一) 以崕 (rungh) 命名。崕 (rungh) 就是指四周环山、中有平坝的山谷平原。它的地形地貌情况，宋人江少虞于1145年成书的《宋朝事实类苑》卷77谈“结炯”时说：“峒(崕)中有良田甚广，饶糯、粳及鱼，四面阻绝，唯一道可入。”在两江，以崕 (rungh) 命名的地方，比如“崕尧” (runghyiu, 石山中的窑)。

(二) 以山岳命名。壮族分布的地区不是丘陵地带就是石山丛集的地区，在两江，以山岳命名的壮语地名数量很多。山岳又分为石山 (bya)，如“岜尧” (byayiu, 有老鹰的石山)、“岜秃” (bya' ndoq, 光秃秃的石山)；土质的山体 (ndo), 如“枫叶岭” (ndoiro, 长枫树的土坡)；另外，与山体相关的还有：“渌” “六” (lueg, 山谷)，如“渌易” (lueghing)、“渌高” (lueggau)、“六青” (luegcing)；“坡” (bo, 山坡)，如“坡雷” (boloiz)、“十万坡” (bocibfanh)。

(三) 以泉河湖水命名。有谚语说道：“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苗族占山头。”在人口比较稀少的时候，壮族多沿着江河等有水源的地方来居住，靠水来种植水稻，进行农业活动。因此在两江的壮族地名中，以泉、河、湖、水来命名的地名所占的比例不少。例如

“河圩” (hawdah, 在河边的圩)；“潭”、“塘”、“坛”都是池塘的意思，关于池塘的壮族方块字，“潭”出现于广东东南埠和广西南部地区，“渠”多用于广西左江流域，其它地方则多以汉字“塘”“坛”作为意指，例如两江的壮语地名“塘柔” (daemzraeu, 枫树长在塘边的池塘)、“坛深” (daemzsoem, 形状尖尖的池塘)。

(四) 以方位来命名地名。在两江地区，地名源于方位的也有不少。例如：“下岜” (lajbya, 石山下面)、“角北” (gokbaek, 偏僻弯曲的北边)、“内朝” (ndawcauz, 山沟的里面)、“上殿” (gwnzdienh, 在水坝的上面)。

(五) 以象形命名地名。由于地理实体的形态与某种生物或物体形象相似，所以就以该生物或物体的名称来命名。例如“鸡蛋岭” (ndoigyaeq, 像鸡蛋一样的土山)。

(六) 以动物命名地名。这类地名以主要生产养殖的动物的名称命名，例如“鸭码头” (sokbit, 养鸭的码头)、“塘笔” (daemzbit, 养鸭的池塘)。

(七) 以植物命名地名。这些地名主要源于主产的植物。如“那厚” (nazhaeux, 种植稻谷的田地)、“枫岭” (ndoiraeu, 多枫树的土坡)。源于植物的地名在壮族地名中占的比例也很大。在壮语里，植物类的固定冠词是“古” (go)。例如我们把“树” (faex) 叫做“gofaex”。在壮族地名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古” (go) 为第一个字开头的地名，如“古梨” (goleiz)。根据《太平御览》卷820的记载，南朝 (420—587) 以前，广西中部地区的“里人” (历史上对壮族的称呼之一) 已经利用植物作为可以织布的原料，其中一种植物名称叫做“古终”，另一种植物叫做“古贝”。这说明了壮族在2500多年以前已经以“古” (go) 作为植物的通名类词。由此可见，壮族人民以“古”为地名的第一个字开头，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二、以人文景观命名地名

以人文景观命名的地名，就是由于人的文化活动所构建形成的区别于原生自然界的第二世界。它的命名离不开原生的地理实体，但又与社会结构紧紧相连着。

(一) 以功能命名地名。这类地名的命名是因某种功能作用而形成的，比如“圩” “墟” (haw)、“那” (naz) 等起头地名就是属于以功能作用命名的地名。

“圩” (haw) 指的是集市名称，中国有句俗语云“北‘集’南‘墟’，川‘场’滇‘街’，你买我卖，都为利来”。其中所说的“墟”就是壮族人的集市“圩” (haw)。圩在壮语里并不读作汉语拼音里的“xu”，而是读作“haw”。刘廷献的《广阳杂记》卷2里写道“岭南谓市为务”，证明了在17世纪后期，广东、广西人还保留有“haw” 这个读音。圩原来是用做歌会场地的，如今我们壮族每年举行的“三月三歌圩”就是壮族古俗古称的传承。沈怀远在五世纪中期的《南越志》中说过，当时古越人的“圩”是货物买卖与歌舞相结合的。集市性的“圩”是由古越人定期的歌会发展而来的。壮族的“歌圩”是一个群体性的会歌择偶场所，主要的目的是追寻伙伴，选择合适的另一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汉族文化南下的影响下，古时候古越人分布的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



区和浙江省，在南宋时还残存“圩”这个地名，但从此之后就完全消失了。其他为古代越人分布的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还保存着大量的以“圩”起头命名的地名。两江壮语的地名命名中就有不少的“圩” (haw)，例如“雷江圩” (hawloiz)、“桥圩” (hawgiuz)、“河圩” (hawdah)、“两江圩” (hawliengjgyangh)。

“那”是壮语“naz” (水田) 的音译。壮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稻作文化，在历史的早期就以种植水稻为生。在两江壮语里，以“那” (naz) 作为起首命名的地名数量极多。例如“那当” (nazdangq)、“那卓” (nazconh)、“那悟” (nazvuz)、“那洋” (nazyiengz)。

(二) 以行政村寨命名地名。武鸣两江壮语属于壮语北部方言，壮语北部方言把村叫做“mbanj”。壮语方块字书写因地而异，不尽相同，两江壮语地名以村命名的地名多写作“板”。例如“板梁” (mbanjiengz)、“板架” (mbanjgyaz)、“板迫” (mbanjmbwq)、“板马” (mbanjmax)。

(三) 以姓氏命名地名。两江壮语地名以姓氏命名地名的有较多，如“韦周” (vihcou)，是韦姓的人创建的村子，“李养” (lihyiengx)，是李姓人创建的村子。

(四) 以传说命名地名。这一类地名来源于民族传说。例如两江壮语地名中的“龙母” (lungzmuj)。相传古代有个女孩救了一条小蛇，并将它收养，小蛇长大后化成龙，这个将蛇养大的女孩被称作龙母，人们就将龙母居住的村子命名为“龙母” (lungzmuj)。

地名，它不单单是一个地名问题，它已经是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综合反映，是一个时空社会文化现象的镜像。牛汝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地名文化》中说过：“地名是文化的镜像。地名学的研究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综合性矿山，可供开采挖掘的财富众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可以发现这里面有许多内容都与我们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地名与民族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姓氏渊源、避讳、年号、民族迁徙或分布、井盐开采、稻作的起源和传

布、农业开垦、水文变化等现象都有密切的联系，深入挖掘地名的深层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及文化或地理环境的过去与现在。

两江镇存有大量的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壮语地名，它们遍布村、屯、街巷、田地、山岭、河塘等地理实体，是两江镇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真实写照。探索两江镇的壮语地名，会发现其不容忽视的作用，它是当地壮族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当地的经济活动，反映了两江壮族人民的思维方式，是壮族稻作文化的体现。

结语

在历史变迁中，壮族群众日益接受和认同汉族语言和文化，这对于壮族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具有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地名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历史的活化石”，保护好地名文化，才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参考文献

- 元立. 壮语地名述略 [J]. 广西民族研究, 1993 (3).
- 韦良元. 广西靖西县壮语地名初探 [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韦庆稳, 覃国生编著. 壮语简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0.
- 韦达. 壮语地名的文化色彩 [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4).
- 吴超强. 壮语地名初探 [J]. 广西民族研究, 1992 (2).
-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 覃凤余, 林亦. 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 李锦芳. 百越地名及其含义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 (1).
- 覃凤余. 壮语地名及其研究——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之一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5, (4).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学生)